



978184

左傳事緯目錄

卷十一

孔子用魯

季孫肥構怨邾齊 附邾事

齊簡之弑

宋向魍大尹之亂

衛莊出父子爭國

楚白公勝之亂

楚惠滅陳

左傳事緯卷十一 目錄

朝宗書室

越句踐滅吳

哀公孫越

晉知氏之亡 甲國

宋向魍大尹之亂

齊簡之弑

宋向魍大尹之亂

孔子用魯

卷十一

左傳事緯目錄



左傳事緯卷十一

孔子用魯

昭七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驚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

左傳事緯卷十一

朝立不事生

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定十 夏公會齊侯子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指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君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哀十一年孔文

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罔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左傳事緯卷十一

朝宗書室

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六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魯之於孔子也惟定公一用之用又弗終嗚呼聖人之窮也計其終身展施之日惟是夾谷之一會耳曩者齊師壓境疆場煩騷一旦以玉帛相見於一堂實當孔子司寇攝相之會齊犁鉏之言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故告魯而求會然則此一會魯之願實齊之志也夫齊之土地甲兵數倍於魯謀臣猛士數倍於魯茲且變計而修好者非畏魯國蓋畏魯國之能用聖人焉乃齊人懷詐劍撥鼓噪孔子厯階而卻之優倡侏儒孔子厯階而誅之義正辭嚴發論侃侃非若曹沫手劍豎髮裂眦徒事要盟而已也罷會歸田齊之君臣蓋心折焉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

朝本言全

文事武備之說猶後矣孔子爲政化行俗美而章甫來誦政出令行而賈鬻無欺旣而絀臧甲墮三都三桓乃滋懼矣夫三家秉政亟欲自樹疆魯弱齊知非孔子不爲功而不虞其病已也齊之君臣日謀去孔子而不得而魯人且將目去之女樂來饋彼婦與歌而孔子不果畱矣前此爲委吏宰中都小試於魯孔子不辭其卑由司空而司寇由司寇而攝相是時孔子年五十餘矣三年之內若將大行而復中沮於是適衛適曹適鄭適楚圍於匡伐樹於宋絕糧於陳蔡之交皆非孔子所得已也孔子所眷眷不忍去者惟是父母之邦已耳

轍壞數載興懷擲木魯人召之而卒不能用也孔子知天下  
之終不我用也退而修詩書讀易象作春秋未幾而孔子卒  
矣是時哀公微弱三桓益彊用田賦而不禁討陳恆而不從  
乃熒熒一詠徒興慨與哲人已萎之後哀公之不振又昭定  
之不若也道大莫容固無足爲聖人病獨惜魯有聖人而不  
能用反日聽命於齊楚吳越之大國周公其衰乎文武其衰  
乎

左傳事緯卷十一

四

朝古示書完

季孫肥構怨邾齊 附邾事

定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闈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冬盟於邾修邾好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五

朝宗書室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姬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

春秋季孫

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

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

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七年夏公會吳於鄆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

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

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

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

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

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左傳事緯卷十一

六

朝宗書室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

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

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

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磬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八年吳爲邾

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各而無情伐之必得

左傳事緯卷十一

七

朝宗書室

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菅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

左傳事緯卷十一

八

朝古不書空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闞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天子革以爲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蒞盟齊閭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闞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孟

公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

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於鄆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

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狙之伍曰走乎不狙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狙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僖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

朝宗書室

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工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工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

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元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知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年十五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

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

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年十七

公會齊侯盟

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

吳公子如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曩也 二十年春

左傳事紀卷十一

十一

朝宗書室

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

魯人之舉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

公先至於陽穀齊聞工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

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

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

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二十年

邾子又

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

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

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  
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哀公之世征伐盟會自三桓出爭城攘地爲三桓有三桓所  
欲公不得而知也魯幾無君哉魯之弱也霸國是託於是晉  
定衰齊景亡矣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爲重哀之五年叔  
還會吳於柎明年公親盟吳於鄆吳魯合矣鄆之盟邾人與  
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  
昔者定公薨邾子奔喪事魯惟恭無何而仲孫伐之繼而三  
子共伐之取潮東沂西之田然後盟於句繹乃猶無厭今年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一 朝宗書室

成盟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閒伐邾之役  
或三卿竝將或三子迭出取城圍伐大夫旣快其欲而入邾  
之役乃強公使親行獲則三家均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  
也魯執邾子吳人出師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而三子不顧辱  
國已甚定公十年齊魯始平會於夾谷盟於黃會於牽二國  
同好無相害也景公卒於哀之五年叔還送葬再世結好悼  
公初立取我謹闡左氏曰爲季姬也公羊曰爲邾子益也或  
曰來取或曰往賂事雖未聞然姬爲齊婦益爲齊甥魯人虜  
其甥而通其婦齊其有辭乎旣而釋邾子歸季姬齊雖歸田

而兵端已啟矣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二國協謀伐齊  
邾邾與焉悼公之死經雖書卒而傳實稱弑齊人喪君端自  
魯人爲之於是齊魯怨深齊師伐我公又會吳伐齊艾陵一  
戰國子喪元魯恃吳而益張齊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  
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何魯反  
會吳以伐齊也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卽止非深有  
怒於魯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讎闡也因魯之難非深以  
殺邾爲事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也然吳人廢  
之齊人納之則魯得以間齊矣吳伐齊齊不敢報而伐魯魯  
則告於吳曰齊師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來戰艾陵之役  
魯直以齊委吳魯師可以不出矣魯自勝齊德吳益深於是  
會橐皋以謀尊吳既又會於黃池而吳之霸成焉究其始惟  
是以三家之私怨邾齊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霸無異  
唐高祖之稱臣突厥石敬瑭之父事契丹也吳既驕疆諸夏  
受困自是魯亦弗支而三桓歸利私家貽禍公室不惟無君  
又無日不驅其君爲己役也孫越之患兆於此矣

齊簡之弑

哀十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四

朝宗書室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間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彘中適豐且豐工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衿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

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恆弑其君王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春秋絕筆於獲麟先儒謂聖人所感而作因以爲終然感麟固深不如懼亂賊之切安知孔子之絕筆又不爲陳恆之弑其君也自景公之歿安孺子方立而弑悼公立則四年而卒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五

朝宗書堂

簡公立則四年而弑未踰九年齊喪三君弑孺子者陳乞弑簡公者陳恆也悼公之弑傳不言爲誰然陳氏執國非陳氏孰敢弑其君哉蓋景公雖稱顯君而實齊國釀亂之始五十餘年之閒陳氏日大矣晏子言禮可爲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於身死而禍不旋踵孺子三君之弑其誰尤耶簡公之弑孔子三日齋而請討使請而得也經將大書曰齊陳恆弑其君王公討齊戮陳恆亦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一大快事今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賊之故其不作也亦以亂賊之故哉

宋向魑大尹之亂

定十年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奪之魑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魑亦有頰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魑故也

哀十年宋鄭之閒有隙地焉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一

朝宋不書字

曰彌作頃正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魑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岳獲成謹郤延以六邑爲虛 十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殺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

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  
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逆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  
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麋之不共宋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  
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頡駟而告桓司  
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  
死焉向魍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七 郭宗書室

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  
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  
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  
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工輿針七宋阜瑗之子麋有  
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

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  
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  
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綏爲右師

二十二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

於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綏爲左  
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  
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  
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傲乎冬十月公游於

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  
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書六子至以甲劫之曰  
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  
尹立啟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茷使宣言於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  
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  
於其上昧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  
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

我逐之乎皆歸投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  
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  
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  
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宋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公子地母弟辰仲佗石彊之  
奔奔而且入邑以叛其後復有向魑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  
瑗之奔公既卒而大尹又奔其奔其亂數數然也春秋之末  
宋亦多事矣昔者元公當國華向搆難取大子與母弟辰公

左傳事緯卷十一

十九 朝不書室

子地爲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華向奔而宋易六卿以樂  
大心爲右師固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乃至是而奔亂交作  
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魑之故也或爲國太臣或爲君介弟公  
曾不能安之眾叛親離悉自嬖倖爲禍始曩公非春秋之暗  
君哉宋自魚石出奔羣臣尤而效之動輒以奔爲亂始其奔  
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讎也挾讎宋者以敵宋故勝則入國  
敗則出奔宋竟莫可如何大國亦無起而問之如彭城之圍  
者時無晉悼以爲盟主也宋事晉唯堅自晉昭兩執宋使晉  
不撫宋宋亦不復事晉既外無大國之助內有寵臣之偏且

以平元之亂故興戎鄰國銳盡於入曹師覆於侵鄭皇瑗向  
巢驢戰以自焚也桓魋寵極爲亂倖而獲定公猶不悛復信  
讒慝殺皇瑗於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老成罹罪大尹復嬖  
是去一桓魋又進一桓魋也身死而沃宮難作景公之蔽其  
猶平公之於伊奘元公之於寺人柳乎然平猶能烹戾而元  
則安之景公之既寵向魋復寵大尹也且直以政授之而沒  
齒不悟矣公之享國久於平而亟戰同於殤宋國之日衰也  
諡法曰廣意大慮爲景安在其景之爲景也哉

衛莊出父子爭國

定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期之曰成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左傳事緯卷十一

朝宗書室

會於洮大子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胡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邑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

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  
衛大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纒八人哀  
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衛圍戚求

援於中山

十一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

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  
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

左傳事緯卷十一

一一一

朝志不書空室

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  
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  
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  
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先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十五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悝孔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  
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  
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

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  
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  
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啟門焉曰  
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  
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  
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

左傳事緯卷十一

一一二 朝六不書全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  
去之先謂司徒矐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  
楮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矐成楮師比出奔宋衛  
侯使鄆武子告於周曰蒯瞶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  
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  
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  
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禘於西

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攄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暨告天子天子使五人輿貍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

左傳事紀卷十一

一四 朝不書室

年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合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天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天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天子又使椽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枝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何又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諛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

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間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

左傳事緯卷一

一五

辨古示書卷五

爲呂姜鬣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啟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夏衛

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楮師瞽子轅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楮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楮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

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  
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  
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狻盟  
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  
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  
而自天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  
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闕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  
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彌曰魯不足與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六 朝宗書室

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  
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  
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  
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  
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  
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  
君愆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  
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

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轡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目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左傳事緯卷十一

一七 朝宗書室

衛靈之無道也宮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復見於今日也禮義消亡至此極矣大子蒯聵恥婁豬之歌發憤除淫敗而出走得罪於君夫人甚於得罪於君也昔驪姬之譖方假毒胙以起禍矧茲躬欲行誅乎蒯聵之孝不逮申生靈公之暗過於晉獻輕動寡謀適自敗也靈公薨欲傳位於庶子郢郢不受而立大子之子輒爲出公者暫守宗祧旋迎父

而致之國可矣乃貪位犯逆拒父稱兵衛國之患自此起焉  
穀梁傳曰軫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  
不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綳帷而見孔  
子聽麟車而識蘧瑗度其才智必有能過人者故婦行雖薄  
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且輔之蒯瞶之出坐以殺母之名  
錮以嚴君之命歷年不返國人忘之久矣軫假王父之命眾  
共與助仲尼之徒且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出  
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瞶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軫又入蒯  
瞶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軫之入也齊人  
助之其再出也羣臣逐之矣蒯瞶之殺於已氏軫之卒於越  
也父子相驅不獲考死孰非靈公之貽謀不臧乎靈公之世  
公孫成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軻奔鄭皆畏夫人也莊  
公立而瞶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  
逐石圃其君廢置莫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  
不靖二十餘年而未有甯也孔子之急欲正名豈無謂與

楚白公勝之亂

哀十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郟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心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爲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十一

朝古不書官室

乞尹門圍公陽亢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綱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綱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

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頽黃氏沈諸  
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葉公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亂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而繫  
國中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圍公陽負王以出高府箴尹固反  
正而從葉公幾幾乎君弑國危而後卒甯殆天之祚楚也亂  
之而治危之而安亦有數哉

楚惠滅陳

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二 朝宗書室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年吳伐陳復

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

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

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

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聞退曰君

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年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年冬楚子期伐

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二二 朝宗書室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年十一夏陳轅頗

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

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年十五夏楚子西

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夏而卒將以尸入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

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

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

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於夏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

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大帥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合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

左傳事紀卷十一

二四

朝宗書

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十八年

巴人伐

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

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鄧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昔者楚靈王滅陳蔡以爲縣平王卽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爲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見經惟雞父之戰陳大夫從楚而見獲時陳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惠卒懷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陳方在喪羈縻以從事而已亦未必真能對楚及吳入郢來召懷公逢滑曰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豈畏禍歟抑昵楚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五 朝宗書室

歟自是以後陳吳結怨閔公在位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敬從之夫夷德無厭吳楚一也楚靈魚佗陳社幾墟棄疾懲惡假輿以爲各耳怨深於德其亦何足懷恩乃蔡能控吳以報舊辱陳反比楚而虐同仇蒙羞忘讎可恥孰甚焉楚惠旣立陳乃卽吳問陳何以叛楚則夫差彊閒歲伐陳昭王卒而不能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旣又使大臣伐之吳札來救不戰而還夫陳旣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卽吳夫豈得已哉爲陳者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卽吳則楚伐攝乎兩大之

開弗能目彊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越方爭楚氛日惡吳救不至陳國之大夫非奔則殺莫與爲守至哀十七年而楚竟滅陳矣初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今又五十二年果天道邪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猶不亡及平閔公陳無可望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陳之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絕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安在非天道也

越句踐滅吳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

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

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

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履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左傳事緯卷十一

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

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

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

爲仍牧正棼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

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

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人  
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  
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  
國天有菑疇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左傳事緯卷十一

二八 朝宗書堂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  
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

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針一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

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

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二年公會吳於囊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吳微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擲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三

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做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做邑

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目囊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

左傳事緯卷十一

四一 朝古不書空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七年三月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

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二十一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

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

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

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閉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吳越之事吾讀左氏內外傳吳越春秋越絕諸書詳哉其言之也夫吳越同分世爲仇讎吳不有越越將有吳此亦勢之必然者也二國兵端始於魯昭之三十二年越首受兵釁自吳起旣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虛以造其國都越獲報矣構李之役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卒夫差嗣位臥薪嘗膽奮志圖

報戰於夫椒吳遂入越子復父讎抑何壯也夫吳楚交惡累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楚越爲黨以撓吳也夫差積慮而後入越會稽保師國存一綫若滅越而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晉甯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輒許行成伍員諫而不聽釋之歸國於是觀兵上國老師陳齊越人生聚教訓朝夕欲襲其後而夫差不之知也至魯哀十三年而越入吳二十二年而滅吳越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彼中國問孰成之曰夫差賜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驕吳而斃之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

左傳事緯卷十一

四二二 朝宗書室

吳先晉敵中國之胥而爲吳不知吳國之胥而爲越也入郢之役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黃池之會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惟哀元年吳之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吳闔廬之攘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係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果忘越乎越人一舉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雖曰世讐權謀殊勝戰國策士之風實權輿於此惟是哀公無能崇吳以會而勤吳以兵俾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之爲也故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哀公孫越

哀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三十二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

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

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

嚳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六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

左傳事緯卷十一

四四 朝宗不書室

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

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

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

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

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哀公弗能自彊而託國鬻夷望其除患也異哉自句踐滅吳  
以來中國之勢盡移於越而俯首奉之者魯人實首事焉叔  
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欲借兵以弭內患不知  
城狐社鼠所憑者重固未可猝除也且以昭公之不能行於  
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  
矣至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事尙可  
爲哉讀春秋之終篇爲齊痛田氏爲晉痛三卿爲魯痛三桓  
乃至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  
自戕其本根未見其克昌厥世也然而周公其遂衰矣

左傳事緯卷十一

晉知氏之亡

哀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

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

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

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王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王也以

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

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

左傳事績卷十一

四六 朝宗書室

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憲言也彼

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譏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

不度敢展謝之 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

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

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畱舒違

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澗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

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

左傳事緯卷十一

四七 昭宗書室

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盛知罃范荀偃韓起欒厲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爲阜隸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以來知趙魏韓共逐范荀尙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而晉三卿矣郤氏之偪也欒氏之汰也范氏荀氏之貪也皆以聚怨而亡知氏兼之保無患乎自范

荀既滅晉之兵柄半歸知氏伐齊伐鄭所向稱雄若能和韓  
諸卿家可無害卽晉國亦未必不可永也史稱知伯請地於  
韓魏各致萬家之邑請地於趙弗與知伯於是結韓魏以伐  
趙韓魏懼難之終及也爲是反與趙合而共滅知伯故左氏  
謂之貪而愎知伯之所由喪也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  
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

左傳事緯卷十一

